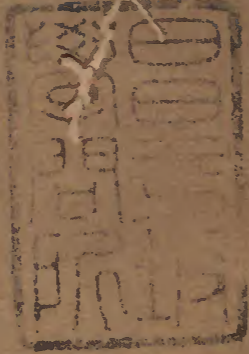


開卷一笑 四五六七

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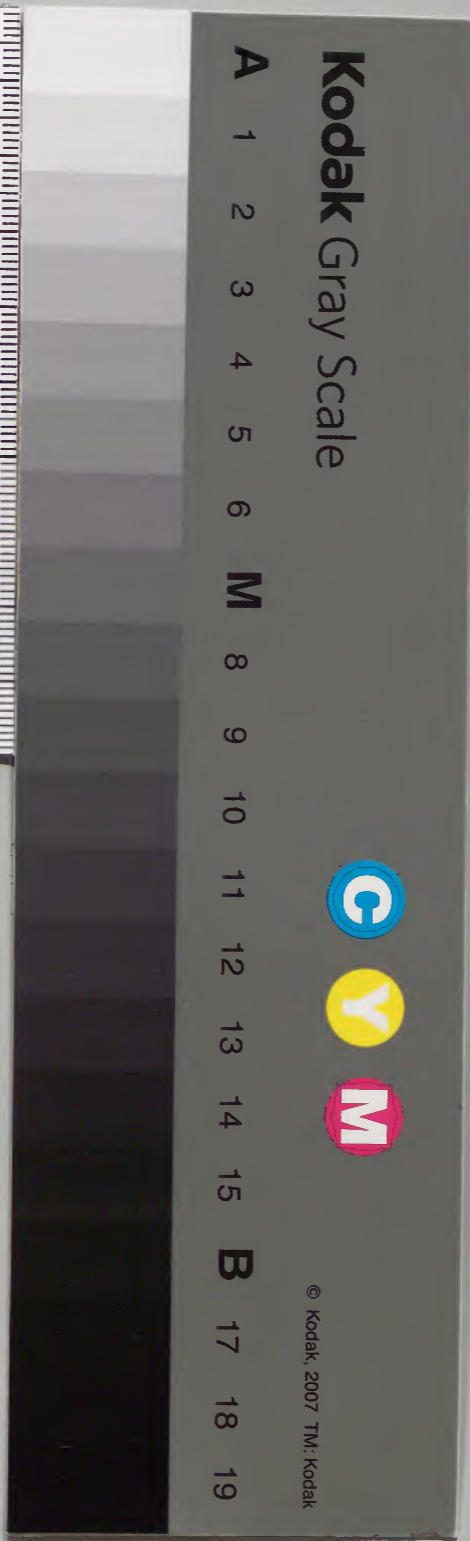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二	四	
	一	九	〇	
六	四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三	漢
〇		二	書
函		四	
五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3240
冊數	6	(6)
函號	309	73

共六
小説九号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四

淺草文庫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叅閱

李文正公隱謔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
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
怨。一句是何王意。諸君思未得以問公。公曰待
湯泉大笑。

開卷一笑下

解學士縉四歲時出遊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
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
牛衆無不搖頭吐舌。

嚴高二相公善謔

嚴相君訥蘇人面麻俚語於蘇有鹽豆之謂高
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俚語于河南有
盜驥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
笑高曰公草在腹中聞者爲絕倒

解大紳對

洪武都金水河玉闌干諸勝槩處解大紳慨然
有觀光之意予祺乃命對云金水河邊金線柳
金線柳穿金魚口解應云玉闌干外玉簪花玉
簪花插玉人頭此八歲時也衆大奇之。

李文正公神童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嘲
曰神童足短公應聲曰天子門高帝悅而置之

膝上。

伯虎答訪

唐寅字伯虎於三月三日浴澡。一客過之。見以浴

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公

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

浴。君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君。六月六。蓋三月

三。乃浴佛之晨。六月六。乃浴狗之日耳。

文正公對

帝置李文正公於膝上。時父伏於丹陛。命以對

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帝以為

奇確。

葉又問不解軍事

金王亮南侵。命葉又問字審言視師江上。又問素

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

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王敦未結貴家體

王敦初尚王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木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支元獻高堂

支元獻齋產架高堂。堂成而養贍乏。適竇諫議過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主人問其故。荅云。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陽明賦詩

王陽明諱守仁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客益奇之。

崔夫人獠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令錢塘縣王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見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

土地錯配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我耶。

楊大年狎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瞠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如何。

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王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

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太古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入王錫老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

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
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
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盛丁梅實

盛文肅公諱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諱
疎。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諱
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擲其
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實文

宿為館職。而不喜修飾。每行。未嘗沐浴。時人為
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實。

即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
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闔兩廂。蛙翻白出闊。
蚓死紫芝長。潑聽琵琶鳳。餽拋接建章。歸來屋
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
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廂廊。有死蛙翻

腹似出字。死蚘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餡未畢。閤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

相公相婆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痞。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顏回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執執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執執顏回。

王翰林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
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海蛇何以嗜

王敏道食海蛇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響而已

錯認老子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鼠匿不出
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
訪之耆乙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

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
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這箇老子官曰正
是這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
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陳令判老大成婚

陳晟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徐氏為諸
寵所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曰兩家老夫
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

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檳榔酬報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為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忍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拌檳榔一斛進之。

宋之問口過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也。

崔杜相戲

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賂。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楊衡為人盜文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

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何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長髯無安頓處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寘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梁趙調詐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憇客館中。閉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荅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荅云。磨公小拊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魏謝遣之。

幡綽善調文樹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迺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願別任交。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歸皮相嘲

皮日休謂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為平生。不出頭。歸亦嘲之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浸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守忠滑稽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于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諱琦為首相。在宴和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內侍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錫宴太頻。上大

令夫人疑弄已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陸卷一 笑 卷之四 十三
贊府夫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荅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其婦出。

孫子荆誤語

孫子荆年少時。好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沈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宋子京雪幕揮毫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巒幕。然椽燭。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

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予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
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
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老婢巧擬宣武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
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潛

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
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但薄
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
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周翰精敏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
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
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

便戲老夫。

盛度撰碑

石中立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

趙伯翁孫兒

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以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潰。翁乃泣謂家

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李。子也。

荆公嘲湖陰先生

楊德建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即過先生之居。清談終日。率以爲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

開卷一笑
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胡昉浙漕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漢有二牲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二牲備身。

許嘲林隱

林和靖號隱士。傲許洞。許嘲之云：寺裏授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鷲。伸頸好客臨門驚縮頭。

天怕老婆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

開卷一笑 卷之四
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楊伯子束像歸山

楊伯子爲潮州守。治聲赫然。爲三輔冠。士民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時有戲綴其尾。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裴贊侍女詩

裴慶餘佐李北門為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懼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鸞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苗振倒紉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紉孩兒者乎既試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紉孩兒矣

侯白潛探使情

陳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敝衣為賤人供奉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白云馬有數等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滿

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髡髻受虧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髡髻。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髡髻。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戲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五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揚州司馬哭姊

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急躁。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

向亦怪矣

笑矜門第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方相。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問者笑曰。君既方相。侄兒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櫻桃詩不成韻

安祿山叛。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律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君周至之下。至即其子傳也。

隆富腹

郝隆七月七日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老嫗捷口

月夜一

二

下

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招。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招。嫗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顯微異饌

嘉興林叔大為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大作。

叔大赧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閨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王鐸事急

唐中書令王鐸為都統以禦黃巢携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堵

馭者罵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雁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

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女奴却要

李庚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長延禧次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于

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燃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并所携。掩面而走。

李女可愛

桓司馬溫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往李所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王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不能作無麵餅。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韓浦兄弟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

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局。牋題詩贈。洎曰。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崔以戲動李夫人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試焉。鉉命演于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崔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嬾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范寺丞妻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

開卷一笑
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門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李朝陳越席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于均善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驚飛。

党進怒咄畫工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

江南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鬻餅不聞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北方相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

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眾客放下荔枝。

賈待詔侍太宗碁

宋太宗時待詔賈玄者嘗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新郎阿婆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遣价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梁灝及第謝表

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元章顛索右軍帖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船欲墮。攸遂與之。乃喜。

延之慙偃

何偃路值顏延之。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退。

捧硯監簿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

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
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日一
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
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日學士與太師果欲登
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
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於
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
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

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
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
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
得全牛

女壻姨夫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先娶長
女王娶其次後歐公夫人故再娶其妹人戲曰

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

張司錄夜殺猪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

覩畫減疾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她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蒞。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她。她唾罵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阮簡圍棋

阮簡爲開封尹。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姊弟雙寵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姝

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伯益希孟題贊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見寫真，掛壁上，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

旁而不已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希孟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其名曰：炊餅担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喝將來。伯益又寫一真，衣阜道服，躡僧鞋。希孟贊之曰：禪鞋俗人鬚，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聞者笑倒。

死生無見

程師孟嘗請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其幸與

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王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預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又王雱死。有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朝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荅須古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箴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道民黥面

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

宋人戲破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緯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我苦何曾管。雪下去。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樂人之樂。

年少戲責

乾道中。眾客赴郡宴。伎樂甚盛。一年少勇于見。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

賔滅禍延過客者。即賔王爲之哄堂。

程尹識字未穩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昭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曹東畝慰足詞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關漢卿得還王諺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秤破。

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
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
人。搨過牆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
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
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
歎駭。關來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
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
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噪。咸發一笑。或戲關云。
你被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還得一籌。凡六
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噪。又慣愛討人
之短者。亦謂之噪。故云爾。

羅隱嘲妓詩

羅隱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譏隱未第。隱
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處士生欲速死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隱士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喜不識字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

梅曰。更快活也。

舉世皆濁

李涉過九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云。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張觸僧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鑿
置於其首文鑿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

嘲附會姓氏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
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
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鍾毓鍾會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
父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
問毓何以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
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相傳小號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以梅止渴也。尋

謂鷺爲右軍。有一士人遺入醋梅與燂鷺。作書
云。醋浸曹公一鬣湯燂右軍兩脚。聊備一饌。

畏饅餒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而望登科。
登科而仕。仕而以進取。苟不違道與義。皆無不
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嚶嚶然以
不仕爲高。若欲棄之。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
有甚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辜以去。

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不辭世終不
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
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吾
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此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
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
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
自不畏。主人知其給。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
尚有畏。臙茶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劉將軍不識鳳毛

謝超宗與右衛將軍劉道隆同朝武帝稱謝殊有鳳毛劉出候謝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劉曰方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含笑還內劉謂檢覓鳳毛待久而去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六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微諷關雎

謝安夫人劉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欲立焚接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共向劉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衆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婆

開卷一笑卷之六
撰詩當無此言。

公榮疎放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李勣戲左司郎中臀

封道弘左司郎中。身大而臀濶。李勣戲曰。封公。汝臀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娥秀妓聰慧過人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具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過。公出自內。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呼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開卷一笑卷之六下

鄭昌圖苦騎驢

鄭昌圖肥偉。咸通中登第。時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鞞。滿路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王周二丞相嘲語

丞相王導。枕周伯仁諱頤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周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楊夫人送行詩

楊僕善詩。真宗召對。自言不能。上怪之。問行時亦有人作詩送卿否。楊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

尚書小字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靈德。

賈盧隱嘲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虫。盧笑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方張確對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五千里。三千里。一千里。

滄浪捷口

潘滄浪者滑稽。坐有一人扣客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身。

粟監為判

景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為仲翁。

滑稽者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杜邠布袋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邠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慢

索飲被嘲

李覲字泰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

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亮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空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硬妓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乞詩于處士魏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中大噓。

豪逸進士

郭震任介。皆豪逸進士。一日郭折簡召任食。晶飯。任往乃設曰。飯一盂。白蘿蔔一碟。白鹽一碟。蓋以三白為晶也。後如日。任復召郭食。毛飯。郭意必有毛物相戲。比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毛飯。大噓而別。毛去聲。俗呼無曰毛。

妻有三畏

裴談為御史大夫。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妻有三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

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薄施。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耶。

卿卿始自安豐婦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王笑聽之。

孫放佳兒

庾爰客詣孫盛

字安國

見齊莊

諱放

在外尚幼而有

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放曰。庾雅恭

爰客父字

諱家。爰客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曰。未若

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邊孝先警門人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張憑祖孫善謔

張憑年數歲。極聰敏。其祖蒼梧。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太平宰相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親知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子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日者目力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目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

開卷一笑 卷之六
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昏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賓主捷對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陳蔡互詈

陳亞滑稽一日蔡襄戲題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褚歸以破見擯

褚歸應治平中省試有大舜善與人同賦破領云道雖貫于萬世善猶同于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確對油筒宜見黜落

村學傳誤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

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可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言。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

石動筍機辨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骹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筍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筍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筍曰。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筍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筍曰。承大家執鑷子。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郭璞

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
聖旨。動筭即起云。此詩有何能。若命臣作。即勝
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
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筭即云。大家即命
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筭曰。
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
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
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動筭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
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
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
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
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
七人。六七四十二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爲
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侯白令令宰狗吠

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卽謁。謂知
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
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
是人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
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
到前。甚多盜賊。請命各家養狗。令吠自驚。庶賊
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
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
同。曰。其聲如何。荅曰。其吠聲恟恟者。令曰。豈不
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恟恟聲者
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
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
而出。

戲中榜末

王十朋。正奏名第一。李三錫。副奏名第一。時居
榜尾者不樂。或戲之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

猶能踏李三。

鴻漸懼內

安鴻漸滑稽而懼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婦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自思計窮，來日以寬巾納濕紙于額上，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婦又呼入，詬之曰：「淚出于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

成郎中催妝詩

成郎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搦筆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丁稜筆聲

唐世進士及第，放榜訖，須謁宰相。其導詞答語一出，榜元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

口吃迨引見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
鞠躬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
罷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
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音非箏聲
耶

買履不自信

鄭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
乃忘度急歸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何日不試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狄盧相謔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
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
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盧延讓一生旃詩料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濟親見此事

每稱賞之。又有賤猫臨鼠穴。嚙犬舐魚。砧句。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羶破。猫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納粟監生

革車言三百兩也買得截然高言大帽也周子牕前言草滿腹包忽朝若遇高曾祖言考也煥乎其有言文章也沒分毫。

懼內圖

有某平日懼內。與妻畫一喜神。懸之于壁。一日妻出。私以拳捶之。曰。我喫你虧。我喫你虧。偶妻在後見之。喝云。你做甚麼勢。夫卽雙跪倒曰。我指這裡畫得像。那裡更畫得巧。

壯健馬

岐山王生。循故事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醫工李生。故稱壯。

健以爲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二千石穀豈非壯健耶。

死未足恨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金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滿座皆笑。

陳子朝妾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李尚書故人子

周愿知江西鹽鐵。好諧謔。嘗謁尚書李巽。適李有故人子亦來謁。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怒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書籍古畫破除。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在否。

其子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此尚書大屯。李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之。李怒。顏大開。

焯炫兄弟

隋劉焯與弟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方朔大笑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李戴仁迂性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見。忽一夕。閻氏扣戶。小堅報云。院君

欲見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傳語院君。謝到閻氏。慙而去。

妖賊大口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爲太上皇。兄休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德討擒之。有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猶自不革。始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亡之國哉。

盛度胖體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

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張由古之博學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字孟堅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陳東權州事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叅政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祚問卜

王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

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聞有瞽人善卜。令布卦推命。瞽大驚曰。此命推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曰。更向上。又曰。可至八九十歲否。瞽曰。更向上。又問。可至百歲乎。瞽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瞽曰。並無之。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回顧子孫及侍立者曰。兒輩。切記。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元發戲荅廣淵

司馬溫公章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陛。旣歸。廣淵就元發問。早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畏婦變羊

京邑有士人聳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聳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入廁以繩繫羊聳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卽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人爲誓于是不復敢爾

侯白雅謔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義方妻僧詩消白晝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閭。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張丞相草書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不自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曼卿墮馬

石曼卿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元帝笑洪喬之謝

陽卷一 笑 卷之十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劉伶誑飲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袁正辭志在益錢

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穰之。正辭曰。我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張思光誤誦尚書

張思光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婁師德叱庖人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虞嘯父獻替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問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暖。蟹魚鰕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正德認水厄為水難。

蕭正德初入北。侍中元義欲為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北人謂茗飲為酪。奴亦云水厄。正德初不知答。

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
坐大笑。

思光兄弟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
寶積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
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
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

邵李的對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
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坐客以
爲的對。

閔氏遠姓

梁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
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男子魘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必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言彌甚。江觀其意。轉帖。乃詐。魘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魘何預卿事。而見喚邪。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艾子四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燕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曰。唐三藏尚活。世况四臟乎。

製餽餽法

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家製

開卷一笑 卷之二 七
餽餽得法。每苦賓朋索食。一日於食客前。先各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客視。乃製造餽餽方法也。自後無復索者。

巢由進士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晉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郊弟兄答語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時。否。祁答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是爲甚的。

丘浚打和尚

殿中丞丘浚謁釋珊。珊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李福畏妻腹痛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福欲私一女奴而未果。因囑裴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詐言腹痛。且召其女奴往左右告裴。裴以爲信然。出髮盆中。跪問。福既業以疾爲言。卽若有不可忍狀。裴極憂。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具以事告。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大笑。

優人諧戲

優人李可及善諧戲。嘗因延慶節。緇篋講誦畢。

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袞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跏趺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然後兒坐也。又問。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又問。文宣王。是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大悅。厚賜之。

房夫人

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迴。帝遣酌卮酒。恐之曰。若然可飲此醜。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于玄齡。

令史數驢罪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

門內令史下驢衝過。諸御史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諾。令史指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眾笑而止。

子瑜以面得驢

諸葛子瑜諱瑾恪父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時恪在坐，請筆益兩字于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以驢賜恪。

劉媪相嘲

劉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拌草中食，見一媪將兩兒過，並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媪答曰：兩猪共一槽。

刁韓善謔

刁彝于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彝以卿姓韓，故相調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

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稱佳。

阮孚機辨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于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盡持酒去。文帝大笑。

門人還謔文公

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以九皇音類非黃

大小鬚孫

孫莘老從劉貢父乞墨。吏誤送孫巨源。劉讓之。吏曰。皆孫姓。而同爲館職。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鬚。而莫能別。劉曰。旣皆鬚。何不以身之大小爲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鬚。

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

貢父戲馬默

馬默爲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

李彥古謁刺

王僧彥朝奉郎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知嶺南郡有李彥古者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

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僧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禹玉贈介甫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在相府同待朝見虱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介甫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獻一言以頌虱之功介甫曰如何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王雱答獐鹿

王雱數歲時客見一獐一鹿同籠因問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客大奇之。

傅正無心絕慾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惟絕色慾耳傅正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貢父隱嘲諸帥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隣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水耳

兵水同音

侍郎御史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

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裡巡按都御史答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

許敬宗誕傲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病其不聰。許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釀具淫具。

蜀先王常因早禁釀酒。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罪。時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知。雍曰。彼有淫具。與釀具同。先王笑。命原欲釀。

都憲通政寓嘲

佶鍾都憲與強珍通政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佶酒曰。要你飲。四鍾佶急應曰。你莫要強斟。頁父戲嘲決湖。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決梁

陽卷一第...
五
山湖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適在坐。徐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

園外郎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王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石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敢比園肉獅子乎。衆大笑。

文舉巧捷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李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李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李以其語語

之陳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陳大踉蹌。

晉文戲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盧狀元催妝詩

盧儲投卷謁李翱尚書。李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公聞。乃慕為婚。來年果

狀元及第。徑赴佳期。盧作催妝詩曰。昔年將事

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

教鸞。鳳下妝樓。

玄祖齒缺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為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瞿痴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花鳥有

名。蘆雁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謔嘯。人呼為瞿疾。
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
吏遽呼曰。瞿。知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
乎。瞿即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
公門。干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臀。蓋常
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

謔吏云



